

為什麼窮人更愛買彩票



雖然我們經常說買張彩票玩玩,但是科學界對於彩票是有正經研究的,而且還有專門的系數用來做參考。其中最主要的是彩票發展指數,即彩票銷售額與國內生產總值(GDP)的比值,比值越大,表明這個地區的人越喜歡購買彩票。

2008年,一項國內的調查發現,就各地區的彩票發展指數來看,西藏以0.940%為最高,湖南、上海以0.237%為最低。按照這個統計,最喜歡購買彩票的地區是西藏、雲南、甘肅、寧夏。

曾著有《彩票的戰爭》的美國作家 Matthew Sweeney 也指出,在購買彩票上花銷最多的人往往受教育程度更低、收入更少。

按理說,越有錢的人,應該繳納越多的所得稅,但彩票不同,窮人繳納的比例反倒更大。所以“窮人稅”成了彩票的代名詞。

卡內基·梅隆大學的行為經濟學家艾米莉·海斯萊在《短視的冒險:彩票購買中短視決策的影響》一文中提供了兩個實驗結果,發現“貧窮的感覺”會促使人們買彩票。

在第一個實驗中,如果一個人意識到自己的收入低於實驗者暗示的隱性標準時,就更有可能去買彩票。在第二個實驗中,海斯萊進一步驗證了“貧窮感”的刺激作用——如果告訴實驗者,他們與有錢人能得到完全平等的收益率時,他們可能會購買更多的彩票。

當然,窮人之所以願意購買彩票,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,那就是彩票的投入相對比較少,即使收入不高,一張兩塊錢或者3塊錢的彩票並不是大支出,對一般人來說完全可以承受。

而同樣數額的貨幣刺激,對收入較低者將產生更明顯的影響。舉個例子,馬雲某天刮獎中了3000塊,他會略感開心;而如果我們中大部分人中了3000塊,就很有可能是“興奮得徹夜難以入睡”。

我們知道彩票實際上是一個概率問題,並且成功的概率是很渺茫的,但為什麼還是在堅持不懈地買彩票?

據科學研究,很有可能是因為人的大腦不具備計算複雜概率的能力。因此一旦遇到一些難以解決的問題,尤其是數學上的,人的大腦就會出現“返祖”現象,做出快速直觀的判斷,比如買下眼前這一張彩票。

具體的過程是,這些困惑和迷茫會激活大腦的部分區域,讓人們強烈渴求解決辦法。焦慮的感覺可能促使人不自覺地退回到直覺模式,選取捷徑來解決,而不是通過邏輯判斷來解決。

更形象地描述一下這個過程,那就是在買彩票的時候,你的大腦會進入這樣一種狀態:彩票有可能讓自己一夜暴富——聯想到自己窮困潦倒的狀態——反差增強購買彩票的決心。這個時候,你甚至已經開始幻想自己中獎後如何花錢。此刻,大腦中被刺激的區域,跟將這些舉動付諸實施時被刺激的區域是一樣的。

所以,在購買彩票的那一刻,幾塊錢的損失在我們眼中已經微不足道了,因為購買彩票的我們已經沉浸在中大獎後的幸福感中了。

且莫傷情

某人滴酒不沾,但是每次初識的人送他酒,他都會露出興奮的笑容,舉起瓶子,慢慢念上面印的酒名。

那些初識的人,後來成為他的好朋友,都責怪他以前“很假”,明明不喝酒卻裝作興奮的樣子。

他說:“我們常說‘禮輕情意重’,也可以講‘禮錯情意重’,重要的是你的情,不是禮。在你以為我會很高興的期

下,如果我說自己滴酒不沾,豈非潑你冷水?我們又怎么可能成為知交呢?”

逢年過節,某教授常有學生給他送禮,他總會在學生告辭時說:“有件事,請你幫幫忙,幫我把堆不下的水果帶一點兒走,免得壞了!”

當學生送梨時,他可能請對方帶蘋果走。而當學生送蘋果時,他可能拿出梨。他總說對方送的禮,正是他最喜歡的,也總再三感謝對方能幫他解決堆不下東西的煩惱。

每個到他家的人,都覺得如沐春

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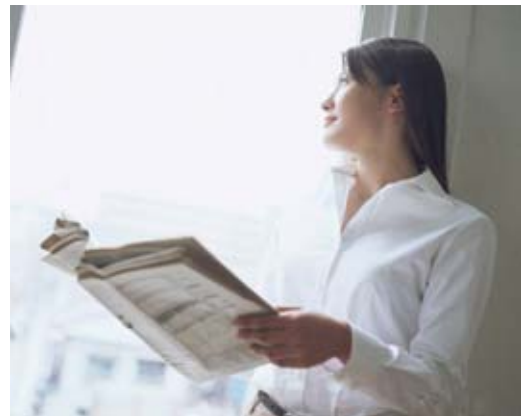
一對夫妻吵架要離婚。

“他剛吃完東西,沒有洗手就摸我的臉。”太太說,於是吵了起來。

“她嫌我臟!”丈夫說,“可是她不想想,我為什麼會去摸她已經一大堆皺紋的臉?那是因為愛呀!”

體諒與對等的回應,是人與人交往最重要的原則。世間傷情的事,莫過於當對方熱情地付出時,澆以一盆冷水。那不但傷情,更傷自尊。這兩項都傷了,還可能有好結果嗎?

與自己的存在裸裡相見



有些交往是人心向往之,而交往的過程也有如魚得水之感的,它不是應酬,而是心甘情願的,如愛情、友情和親情。這種交往雖然也會消耗生命,但是大多能夠為自己帶來快樂,因此可以偶爾為之。

在這兩類人際交往之外,是獨處。高質量的生活是獨處時間比例的最大化和交往時間比例的最小化。因此,我對自己的存在取一種嚴守邊界和提高準入門檻的態度,就是為了過一種獨立、自足、圓滿、平靜的生活,在最大的程度上與自己的存在裸裡相見。

我最喜歡的生存狀態還是獨處。因為獨處不需要任何矯飾,不需要任何戒備,不需要任何表演,直接面對存在本身。

只要有任何人際交往,人必然需要開放自己內心的邊界,使自己不再是一個圓滿而獨立的存在。如果對方是一個快樂的存在,其快樂會影響自己;如果對方是一個痛苦的存在,其痛苦也會感染自己。前一種情況還差強人意,後一種情況就得不償失了。

有個常用詞“應酬”,囊括了所有自己或多或少不大樂意可是無法推掉的交往,這就是對生命純粹的耗費,令人感到疲憊厭倦。應酬次數應當減到最少,這樣,生活質量才能提高。

親媽

第一次去女朋友家,她媽給我單獨收拾了一個房間。女友晚上9時還在我房間,她媽就一直在門口拖地。

女友第一次去我家,吃過晚飯,我媽碗都沒有洗就和我爸出去打麻將了。我和女朋友總結:都是親媽。

算命

找了個算命先生幫我算算這輩子是有錢還是沒錢。他在紙上寫下“性命”兩個字,問我哪個字重要。我想了想說:“當然是‘命’比較重要。”他搖搖頭說:“你,沒錢。”我不解,忙問為啥。

他嘴角一撇,不屑地說道:“有錢,認(任)性;沒錢,認命。”

扔得快

和室友一起去打水,回宿舍的路上,聽到他的暖壺因為蓋子沒蓋好,熱氣頂着壺蓋發出滋滋的響聲。他也聽到了,

問我:“什麼聲音?”

我順口說:“是你暖壺的聲音。”他仔細一聽,立刻就把暖壺扔了出去,然後就聽到了暖壺的爆炸聲。

室友轉過頭來對我說:“幸好我扔得快。”

就怕劫匪有學問

一群人旅遊,遇一個劫匪。劫匪說:“我打劫有規矩,第一個只交100元,第二個150元,第三個200元,以此類推,早交早划算,怎樣?”

於是遊客爭先恐後排隊交錢,相互推搡。匪徒一邊收錢一邊維持秩序:“別推,誰插隊誰排到最後面去。”一時秩序井然。

事後排第一的說:“真好,只損失100元。”

不同含義

幾個不同年齡段的男人聚會,有人

建議,發個“我愛你”給彼此的老婆,看看自己的老婆如何回復。20來歲男人的老婆回復“親愛的,我也愛你。”30來歲男人的老婆回復“貓屎又灌多了吧?”40來歲男人的老婆回復“神經病啊你?”50來歲男人的老婆回復“狗東西,你發錯了吧?待你回家看我怎麼收拾你。”



哪一件事不是閑事

作者:陳蔚文

樓下老夫妻中的老太太走了,74歲。在院子裡他們總是出雙入對,買菜、去公園、走親戚,一左一右,或一前一後。他們婚齡有五十幾年,養育了3個孩子。

就算知道生老病死再平常不過,仍為老先生嘆息!樓道里同進同出一幕隨着老太太的辭世就此消失了。

老太太走後,我一次也未在樓道里碰見過老先生,想必他沉浸於悲痛中。幾十年來的相攜相伴,只余他踽踽獨行。

七八天後是國慶假期,一位老友約父親釣魚,父親說劉伯伯也會去——劉伯伯就是樓下那位老先生。

近傍晚父親才回來,說釣績還行,不過不如劉伯伯,他釣得多,還送了幾條鯽魚給父親。

下樓,路過劉伯伯家。門口有只散發着魚腥味的簍子,想必今天就是用它載魚而歸的。門上還貼着藍色輓聯:守孝不知紅日落,思親常望白雲飛。

有一回,碰到住處附近一個認識的女人。她父親正住院,她說起父親的病情,那是一種很鮮見的小概率的病,病情正在不可逆的發展中。她憂心忡忡地說,若父親有天不在了,她真不知怎麼辦——她和她性格乖張的母親關係一直不睦,離異住回娘家後,寬厚的父親是她的精神支柱。

有一晚碰到個認識她的熟人,說起她父親前兩天走了。

沒過幾天在水果攤碰見她,她正俯身在攤前挑選葡萄,除了那隻短袖黑裙透露出一點與喪事有關的消息,她就像大街上任何一個神色平靜的女人。

那些仔細挑出的葡萄,表明生活又照常如舊了嗎?我沒叫她,怕驚動一些什麼。

後來她再婚搬走了,我總是想起那一幕:她穿着黑裙在水果攤前挑選葡萄。

2

我10歲時,外公離世,被葬到故鄉的山上。我和姐姐把他墳上的土和我們各剪下的一撮頭髮放在一個盒子內,表示外公永遠和我們在一起。我們相互約定,一年內都不準說笑!否則就是對最疼愛我們的外公的不敬。我們相信,只有絕對的悲傷才是對外公最虔誠的懷念。

這是個我們以為容易的約定,怎么可能會難呢,外公一直護佑着我們,我在外公家長大,上

小學二年級時回到脾性急躁的父母身旁,一下從無拘束的亮光里墜進暗影,我總盼望周末外公來接我!

但外公走了,胃癌,本來清瘦的他像一張紙片在冬天飛離了人世。

悲傷難道不是件容易的事嗎?即使到今天,外公過世已30年,我想起童年往事,想到外公清瘦慈祥的樣子,仍會獨自失聲痛哭一場。

可那時,我和姐姐發現遵守這個約定比我們想象的要難得多!對於10歲和12歲的女孩,即使父母急躁、學業乏味透頂,即使有各種讓我們的心過早體會沉重甚至刺痛的東西,笑仍不能被完全抹殺!每當違反約定,我們就向那個裝着外公墳土的盒子沉重而默默地道歉。

沒有了外公的世界我們怎麼好意思笑出聲來?我們真是太可耻了!

到後來,我們已不再監督對方並以此譴責對方了——我們彼此犯規次數都不少。但那種觀念,仍成為頑固的印迹留存在我意識中:死亡像匹黑紗,將人世隔出一塊“飛地”,它隸屬塵世卻又不與塵世毗連。在這塊“飛地”內,歡笑、享受、美食、性,都是可耻和不被允許的。

20歲時我參加了一個筆會,有位男作者說起他父親半個月前過世,我大吃一驚,此前他的表現完全不像一名失父者啊!他談散文創作、稿費收入,談同樣喜歡寫作的妻子,這難道是半月前才失去父親的人應有的談興嗎?我一直認為,

死亡是如此沉重的災難,作為家屬、幸存者,我們應當永久活在綿延的悼念里寄託哀思。

逐漸發現,現實不是這樣的。現實是縱使悲痛,活着的人們都要一如既往地活下去。曾經,我同學的姐姐,一名大四音樂系學生冬天洗澡時,因一氧化碳中毒走了。我去她家,戰戰兢兢,我怕面對她父母,我想他們的悲痛就像深井,連通着冰涼荒寂的大海……

一年後,我問起已移居香港的同學“你父母還好吧”,我只是出于禮貌而問,我想的是怎麼可能好!一年前他們失去了正當華年、歌聲動人的女兒。同學說挺好,他們來香港玩過,不過待不久,他們估記着牌友,他們現在最大的愛好是隔三岔五約一幫朋友搓上幾圈。

我無法將痛失女兒與熱衷麻將聯繫在一起!我那時仍然覺得這對父母的悲痛未免太易平復了。

多年後我才明白,那實在是種無奈

的寄託,不然,怎麼辦?

3

似乎是種殘酷,卻也是理智的清醒。是人給自己在危崖鋪的一條小路——如果不想從斷裂處一閉眼跳墜的話,死亡不能取消垂釣、搓麻將,不能取消夏日的葡萄,死亡不能取消活著的世界裡的一切運轉與歡娛!它只改變某些當事者的內心,在某些心底從此留下霧霾,或雨水。世界一切如常。

當失去女兒的父母在桌邊碼牌,當失去伴

